

“我不是不喜欢孩子” ◆ 江沙

映着大肚子的妻子从火车上下来,刚坐上驶往家乡的出租车,便蹙着眉头说头痛,小声骂我:“我说别要孩子,可你不听。要了孩子,让他跟我们一道受苦!”我轻轻按摩她的太阳穴,小声劝道:“别怕,一会儿就到家了!”提到家,妻子哭了起来:“我的头好痛,怕到不了家了!”我把她抱在怀里,不禁为自己买房的决策后悔。是呀,当初要是不买房也就不会欠那么多的债,不急着还债妻子当然就能在城市做月子了!

我和妻是工作不久的大学生,白手起家的我们买房子欠下大笔贷款。正省吃俭用还贷,爱情的结晶又要来临,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呀!要生孩子了,妻子辞了工作,还贷的任务落在我一个人肩上,不得不把她送回老家生产。可是现在,还没回到老家,她的肚子没痛,头却先痛起来,我的心不

禁往上一拎,对出租车司机说:“师傅,到就近的医院去。”心烦意乱的妻子骂了起来:“欠了那么多的债还想充大款。”回老家的县医院生产,要少花近万元。我知道头痛无比的妻子命悬一线,可她却想的依然是房贷,只好让司机直接把车往老家县医院开去。

“房子到手后,简装一下就行了。”头痛好一点的时候,躺在我怀里的妻子小声嘀咕:“一个房间是我们的,另一个房间给孩子,培养他的独立性。他要是实在想跟我们睡,偶尔可以有一次两次……”我笑了起来,说房子到手还早呢!妻子说:“两个月后,我就上班去。”我想说你真心狠,为了买房,把两个月大的孩子丢在老家,说出来的话却是你真是一个优秀的母亲,为了孩子敢于战斗敢于牺牲。妻子没有笑,一阵剧烈的头痛让满头是汗的她呻吟起

来,用前额往我胸口猛撞。我知道她头痛得受不了,忙打电话给在老家县医院工作的同学咨询,他说这可能是产前高血压,母子十分危险。同学在电话里说,他带着救护车往这边迎,让我这边快一点。

紧张的气氛让我感到空气里充斥着异样的气味,奔驰的出租车显得异常的慢。我要车开得快一点,司机说不能再快了!妻子面色紫红,她咬住我的肩:“我怕……我怕我走了,把孩子也带走了!”我安慰她,说:“不会的!你咬住我,死死咬住我,就不会走的。”满脸是泪的我感觉不出妻子咬得慢慢重了,只感到她的牙齿里伸出一双手来紧紧地抱住我。这双因为洗刷扫抹由白皙变得粗糙,买房后专门拣便宜菜买,看中一件称心的衣服放下又拿起、拿起又放下的手,是我发誓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手

呀,你可要抓紧了呀!妻子意识开始模糊,时不时还抽搐几下,但她始终紧紧咬着我,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。我知道,她是在说:“保孩子第一,保孩子第一……”

四十分钟后,我们上了同学迎来的救护车;一百一十分钟后,妻子住进老家的县医院;二百一十分钟后,妇产科医生对妻子作了身体检查后告诉我,听不到胎儿的心跳;三天后,妻子产下一个死婴;四十天后,妻子回到我们工作的城市上班;二百一十天后,我们拿到了新房的钥匙,没有装潢就搬了进去。现在,我们住进新房已经快半年了,正按月还款。我壮着胆子对妻子说:“我们要个孩子吧。”她冷漠以对。请别人做工作,她摇摇头,什么也不说。只是看到我肩上她咬的伤疤时,她才叹息一声:“我不是不喜欢孩子。可让他一出世就跟我们受苦,这是罪恶。我们还是别要孩子了吧!”



我是『负』女

◆ 曾学英

男友时不时在亲朋好友面前恭维我:“我们小英现在可是白领啊!”我每次听到他说这样的话,心里就有一种厌恶和不平,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有人说我是白领,我自认为白领就是白痴。

“吃的比猪差,干的比牛多,睡得比狗晚,起的比鸡早。”是对我所谓白领生活的形象比喻。我在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做策划,也许是我们这些白领出色的努力,公司的业绩一年比一年好。老板天南海北坐着飞机观光旅游,我们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,每月一千多元的薪水让我们变成了“负”人。

首先,我的身体提前进入亚健康状态。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,每次接受新的任务,主管总是先把时间挤得能拧出水来。正常情况下半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,他让你在一周内完成,而且,必须是百分之百地符合客户要求。没有捷径可寻,只有坐在电脑前干通宵,天亮了勉强上床睡一会,饿了泡一碗方便面充饥,这样黑白颠倒的日子,你说我的身体能不透支吗?

五年前就做好了买房的准备,每月除了必需的开销外,我舍不得给自己的胃打一次牙祭,用的化妆品是最纯正的国产货,可是一天天疯了似的房价就像六月里的麦苗一天一个样,涨得我头皮发麻,直到今天我银行里的银子还不够买一个卫生间。

眼看就被归入“剩女”的行列,我还能理直气壮地走进民政局领取婚姻的通行证,社会竞争的激烈、工作的压力无暇顾及终身大事。真有点误了儿子,也耽误了孙子的悲壮。

在工作之余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互诉衷肠的朋友,多少次我拒绝了朋友的邀请已经记不清了,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朋友了,独自一个人在无人的地方默默流浪。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,我就像一只在大海里漂浮的小舟,即使遇到再大的风浪也只有靠自救,每每在手机的电话簿里拨通以前朋友的电话,得到的回应几乎都是此号码尚未启用的提示,用众叛亲离来形容我的人际关系一点也不为过。

钱大师说得好:“一个被围困的城堡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,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这真是至理名言,他涵括了人生的种种“围城”困境,而我也正在陷入这围城带来的焦虑之中。这样的白领不做也罢。

我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白领,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“负”女。



半张电影票 ◆ 张志松

我供职的是一家大型集团,有几千名员工,集团里的娱乐设施也很齐全,几乎每晚都有好电影看,遗憾的是每人每月只发十张电影票,用完了票就没机会看了,除非有人把票让给你。

这个月电影实在精彩,还不到半个月,我的票就快用完了,可排在后面的大片还多着呢,我只好四处打听谁有不想用的票,可大家都不愿意奉献,我只有望洋兴叹。一天,我突然想到如果把票分成两半,入口处那么黑,把票投到箱里也不一定会发现,于是

我开始大胆实施,果然一连几次都没被管理员发现,让我多看了好几场电影。

到月底时,我手里只剩下半张票了,那天刚好放一部我等待多时的大片,正好发挥这半张票的功能,等我赶到电影院小心地投那半张票,却发现里面早就坐满了人,只好站着看,突然管理员递给我一张塑料凳子,我向他连连道谢,心想遇到好人了。

可电影刚放一半,管理员就走过来拍拍我肩,严肃地对我说道:“你刚才只投了半张票,现在电影已经放了一半,你必须出去,除非你再投半张……”

老上海·小百姓



会审公堂讲公平?

戴敦邦画

父亲的遗产 ◆ 曾繁利

父亲今年59岁生日,按照本地生日“做九不做十”的规矩,我们兄妹五人决定给父亲提前过六十岁大寿。

寿诞前一个月,我们挖空心思各自给父亲买了礼物,一来是为着父亲抚养我们五人的辛苦,二来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,父亲曾说过要在六十岁大寿的时候分遗产。父亲的退休金仅够他和母亲开销,但他搞收藏多年,多少总有些宝贝吧。

父亲寿诞那天下起了大雨,在父亲的坚持下,本来准备去酒店的寿宴只得移到家里办。晚饭后,父亲把我们兄妹

五人叫到他的房间,床前放着五个纸箱。看着那些箱子,我们心里都有些躁动,这些,想必都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。

父亲坐在床边指着这些物品说:“这些是我认为这么些年收藏得最有价值的藏品,为了公平起见,一一打开给你们看。”父亲首先打开的是姐姐的纸箱,父亲说,你是抱养的,来家的那天,穿的就是这件肚兜;第二个打开的是大哥的,是一把镰刀,大哥暑假在家里帮忙割稻子,这把镰刀将大哥的手划了长长的一道口子,因为这道口子,大哥拼命读书,终于走出农村;接着打开的是二哥的,只是一个小小的药瓶,父亲还

没说,二哥早已泪流满面。小时候的二哥多病多灾,母亲推着独轮车走遍了方圆百里,大哥经常将他从学校走十里山路背回家;第四个打开的是小哥的,里面是一条印刷的条幅,小哥读中专的时候,就开始自己创业,印条幅挣学费;最后一个,是我的,却是一条崭新的裙子,父亲对我说,记得你十三岁的时候,我曾经说过,要给你买一条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。

望着头发花白的父亲,我们感动,我们惭愧,我们无言。我们早已忘了过去,我们娇纵、目中无人、兄弟不睦……而父亲,却将我们过去的善良与纯朴一直深深收藏,在父亲的良苦用心面前,在父亲珍贵的“遗产”面前,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【戒烟】

某君患有心脏病,医生劝他戒烟,并且说,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,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抽一支。

一月后,他又去看医生,医生检查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,大惑不解,问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
“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,每天吃饭次数过多而且不规律吧……”

林晓

【太遗憾了】

父亲:“今天老师布置家庭作业了吗?”

儿子:“没有,一道题也没有。”

父亲:“太遗憾了,我又得去洗碗了。”

君君

【我没有酒后驾车】

交警抓住了一个交通肇事的司机,司机摇摇晃晃地站在他面前。交警看着他的样子,摇摇头说:“又是一个酒后驾车的。”司机努力地站稳后说:“不,我没有喝酒,只不过是有点晕车而已。”

谢峰

【客气的马】

甲:“昨天你骑马骑得怎样?”

乙:“不太坏。问题是我那匹马太客气了。”

甲:“太客气了?”

乙:“是呀。当骑到一道篱笆时,它让我先过去了!”

蔡彦

【绝对安静】

老师说道:“现在,我的孩子们,我要你们保持绝对安静,静得你们连一根针落到地上都听得见。”过了一会儿,全静下来了,一个小男孩尖叫道:“扔针吧!”

钱正

都市幽默

“爱心”司机 ◆ 黄阔登

起一张报纸,说:“不吃早餐可不行,念段报纸给你听听。”他还真斜着眼,念起报纸来:“不吃早餐会使得人的体质变酸,让血液循环不良……长期下去还容易患——这个字不认识,反正,就是会患病……”我不住地点头。

这时,车经过一个弯道,路边还有警示牌:“事故多发点!”我看他单手开车,车速又快,正想提醒他小心点,他转过头,把报纸递过来,隔着防护栏指着一个字说:“老哥,这个字怎么念?”我告

诉他字的读音。危险路段,司机开车竟如此马虎,我心中阵阵发怵,对他的好感渐渐消失了。

车正在下坡,迎面上坡的车辆不少,我的心悬在半空中,他却不时瞅瞅报纸,念得抑扬顿挫:“不吃早餐的人,一旦有机会吃东西,便会多吃,摄取更多的热能,很容易发胖……”念到这里,他竟忘情大笑起来:“哈哈,发胖,知道不?你不是最怕胖吗?你这下怕了吧!哈哈……”

我终于忍不住了,使劲儿拍

着他身后的防护栏,大声道:“怕了怕了,我服你了,好好开车吧!”

他停下车,扭过头,莫名其妙地看着我,说:“到了吗?你说那地儿还得过两个路口。”我叹了一口气,说:“你怎么开的车,还要不要命?”他忙不迭地道歉,坐正,重新开车。我这才看清他耳里塞着耳塞。只见他一边往下取那东西,一边说:“宝贝,不聊了啊,等开完这趟我接你吃早餐……”

顿时,我一身冷汗:原来一路上这老兄一直塞着耳塞在和他的“宝贝”聊天啊,够悬!

